

# 談國劇與話劇的公演

蘇靜



國立臺灣藝術館，自四十六年成立後，即負起發揚中華民族藝術文化之使命，埋頭努力，經過一年多來的工作，其在美術、音樂、戲劇、舞蹈方面；均有極燦爛輝煌的成就。

就以其中戲劇部門來講，在國劇方面，自揭幕之日由國立藝校學生演出，招待各界及外賓開始，迄至目前為止，對外公演及各機關團體的同樂晚會，有數十餘場之多，由這許多場所的紀錄，無疑可以證明，各個藝術學社與團體，都樂願在藝術館演出，並對該館場地，視為演出最高最理想的場合。

國劇因以往數年呈現式微狀態，正逐漸步入麻痺情形之下，藝術館為國劇作經常之演出；始促使國劇界有蓬勃朝氣，這未始不是教育部與藝術館主辦者輔導之功。其中尤以邀得金素琴與張正芬携手合作博得各界一致佳評。凡是關心國劇興衰的人們，認為國劇是我國的國粹，絕不能任其沒落，放棄它在文化教育上的潛力。因此在振興國劇方針上，一方面固有得於政府的扶導與補助，而更重要的是在從業者開誠佈公的携手合作，使這百餘來的國家藝術之珍，發揚光大！

統計藝術館的國劇公演，以國立藝校的「小放牛」、「一戰中興」李桐春之「古城會」，復興戲劇學校「小小五花洞」、「黃金台」、金素琴之「宇宙鋒」、「大翠屏山」（反甲石秀）、「生死恨」、「販馬記」、「寶蓮燈」、「孫尚香」等均屬難得上演的好戲，戴綺霞演演之「呂布與貂蟬」（前貂蟬後反甲呂布）、巾幗英雄（

即花木蘭）、「百花亭」、「天女散花」等，張正芬有其「水漫金山」、「姑娘比武」等等，都獲得多方贊譽。參加演出的演員計有李金棠、曹會禧、周金福、馬繼良、李鳳翔、劉玉霞、劉玉麟、穎若館主等著名的伶人與票友。

談到話劇，近來話劇動態與國劇情形一樣，甚至不如平劇，而更趨落後，愛惜話劇的人們，都寄於無限的惋惜，分析原因，不外乎認為是（一）劇本，（二）演員，（三）捐稅和（四）劇場的問題。第一劇本問題，據一位戲劇理論專家在他所寫的一年來的自由中國話劇中提到說：「話劇衰落的原因；起先以為是歷史性的劇本荒，後來以為是影劇界缺乏人才，其實兩者都不是，劇本荒固然從抗戰一直到勝利，都形成過普通的現象，但在今天的自由中國已經不成問題了，我們只要想一想，這幾年來從省新聞處、教育部、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、總政治部、中央青年劇社、與文獎會的經常徵求劇本，所徵來劇本，曾刊印了多少？上演過的有多少？而其中不乏優秀之作，這顯然不是劇本荒的問題」。

第二演員問題：話劇衰落，因為沒有大演員，大明星參加演出的關係，因為現在的戲劇不是靠個人表現，欣賞個人演技，牡丹雖好，倘要綠葉扶持；個人演技好而整個戲不好，也是徒然！就以過去臺北話劇鼎盛時候，在新世界上演的「漢宮春秋」與「黛綠年華」這兩齣戲上演的盛況豈是一兩個演員所能造成的？這何嘗不是各方面的人員大家綜合工作的力量！

另外大家認為嚴重的是場地問題，大家都喜歡有戲要在新世界上演，當然新世界是一座最適宜演話劇的戲院，但南海路的國立藝術館，其場地的設計和置備上來比較，並不次於新世界，有的人指出它的缺點是因為地段偏僻的關係，假若以總統府為中心，藝術館是最近的地方，在交通

方面又有五、三、一、一八，零南、十三等路統可到達。我們回想抗戰時期在重慶，演話劇的場地並不在熱鬧市區，而上演話劇，尙受戲院限制，非俟未場電影放完才許開演，所以碰上四、五幕大戲，看完了回家天都亮了。在上海的時候，如蘭心，棘斐兩戲場，何嘗是在中心地帶呢？

當然過去話劇興盛的原因，因當時國際路線受到敵人的干擾，外國影片斷絕來源，當地的電影廠又因缺乏膠片，無法拍攝電影，只得利用現有的人才改組成劇團，從事話劇運動。另一方面除了話劇之外，並無其他正當娛樂，此間又多名勝風景，奇花異草、電影、音樂、消磨去處甚多。什麼是最大的因素呢？據一位戲劇專家說：「藝術本來就是性格的表現，在藝術上沒有性格就沒有創作，但生活上有了性格就有了人事，有本事即易起紛爭，而戲劇又是綜合藝術，所以戲劇界人士之難於團合，這是事實。這種離心不易合作的態度，不能不說是劇壇冷落的一個內在的因素。」

雖然戲劇運動推動上有種種困難，但此間仍不乏苦鬧之士，因他們努力獲致豐碩之果：近一年來上演的話劇，能有表演和演出，他們功績不可抹殺。一年來即在藝術館上演有下面許多主題正確，情節感人，又具有藝術價值之作品，如：「一字千金」趙之誠編劇，張英導演。「天倫淚」劉垠遺作，門祝華導演。（均由中華實驗劇團演出）。「過年」是鮑輕鬆的獨幕劇，也是國立藝校學校三年學習首次對外公演，這齣戲由王勉之編劇，王慰誠導演。「假鳳虛凰」丁衣編劇，張英導演。省黨部文化工作隊為加強報導共匪迫害僑胞殘暴實況，公演吳若編著的「還鄉記」。世界道德重整會訪問團借該館演出「復國血史」。「聖嬰死者」。以及外藉人士組成之話劇團演出，「媒婆」及遠東劇藝社演出之「從黑暗到光明」另有「天倫夢回」、「春去夢回」、「傳家之寶」與「衣編劇，陳力群導演之「陽光普照」等。